

蔣碧微生死戀 (六)

楊兆青

異國鄉愁心緒煩亂

蔣碧微在日本對雙親愈是思念，愈覺得內愧不安，她哭得也愈傷心。

徐悲鴻在一旁，本來平靜的陶醉在畫冊裏，猛一聽樓上所住三個中國留學生的叫嚷，心裏已經不舒服，又看見蔣碧微被氣得掩面痛哭，不由得怒上心頭。他把畫冊用力往地上一拋，急得在房子裏團團轉，又不時的朝樓上望望，最後，從他氣鼓鼓的嘴裏，爆出幾句話：

「莫名其妙，樓上的那些人莫名其妙！」
說完，他又湊近蔣碧微，雙手捉住她的肩膀，安慰的說：

「不要理他們，無聊的一幫人！」
儘管蔣碧微努力企圖以理性的抑制，去壓蓋心神的不安，千方百計要忘却身在異鄉的寂愁。但是，只要她的思緒觸及雙親，她便瞬息萬慮不安，連連感到愧疚。那時，她正是思親心切，眼淚如決隄之水，那裏是徐悲鴻的三言兩語，就可止住她的悲泣！

平常，很冷靜的時候，她會以自身的傲骨，

倔強的担当私訂終身的後果。雖然是滿懷鄉思，一肚委曲，却從不輕易流露出來。

不過，蔣碧微到底才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，第一次離開故鄉，遠別父母，到達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。異地流離之苦，投訴無門。對父母的懺悔及惦念，雖然與日俱增，竟沒有勇氣寫信回家。因此，外在的感受及內心的苦惱，就像兩條麥管吹着一個氣球，很快便漲開到極限，只需輕輕一觸，立刻就會爆破，偏偏在這個時候，樓上的冒失鬼，惹破了她的自尊與忍耐。害得徐悲鴻緊張的勸慰好久，蔣碧微還是抽噎不停。

見她如此傷心，徐悲鴻也萬分難過。想想飄洋過海的把她帶到日本，無非是逃掉家鄉的一場婚姻奴數，慢慢再設法轉到歐洲過遊學生活。日子也許過得清苦，但兩人精神會很愉快。沒有想到，在日本遭受的精神壓力，竟是如此令人困擾。尤其對於蔣碧微，日夜提心吊膽，毫無安寧的苦受罪，徐悲鴻感到十分歉疚。

樓上的中國學生，大概是聽見蔣碧微的哭聲，知道惹了禍，已經安靜下來。

徐悲鴻知道言語勸不住她的哭泣，轉身去拿

了幾張畫紙及一支筆，非常迅速的畫了幾個圖形，又寫了一些字，再靠過來，溫和的對蔣碧微說：

「不要哭了嘛，妳來看看這是什麼？」

蔣碧微拭乾淚水，瞧着那幾張畫。徐悲鴻按序翻給她看。每翻一張，他就用右手手指指樓上，同時把五官徽在一起，裝出一副怪模樣。

第一張，他畫了其醜無比，黑呼呼的一隻動物，上面寫着——「歪頭猩猩，就是他們」。

第二張，他畫了冒出兩個長耳朵的鴨嘴獸，字是這樣寫的——「低級怪物，住在樓上。」

第三張，他畫了嘻皮笑臉的牛頭馬面，手上還帶着花，字寫着——「不是人類，別理他們那一套。」

由於圖樣畫得古怪有趣，蔣碧微也知道畫是故意逗她的。她看看滑稽可笑的畫，又看看一臉醜樣子表情的徐悲鴻，心頭一鬆，臉上露出了淺淺的笑意。

樓上樓下通問聯誼

經過這次窘困的經驗，徐悲鴻左思右想，還

是應該主動去爭取樓上幾個人的友誼。免得在同一屋頂下，都讓蔣碧微藏得這樣痛苦。他決計這樣做，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，便去拜訪他們。

這個晚上，蔣碧微輾轉反側，徹夜未眠。她鬱悶惆悵的自思自責。在惘惶的心情下，她似乎看見年邁的慈母，因為她的出走，急成一夜白髮的蒼老；博學的父親，為了她的逃家，備受各方責難與譏嘲的無奈。她躺在榻榻米上，暗暗嘆息，偷偷掉淚。淚水流濕了長長的黑夜，浸濕了她整個懺悔的心。



蔣碧微與徐悲鴻合影

過幾天，徐悲鴻一早起來，便問蔣碧微會不會包水餃？因為是星期日，他想請樓上的三個中國學生，下來「家」裏坐坐，一回生兩回熟，以後好見面。頭一次請他們來嘛，吃吃水餃，不會那樣單調乏味。蔣碧微猶豫好久，才怯怯的問：

「這樣，不是他們都知道了嗎？」

又說：「我怕！」

徐悲鴻輕輕托起她的下巴，胸有成竹的看着一臉迷惑的蔣碧微，用很低很慢的聲音回答：

「我要正式向他們宣佈，徐太太既年輕又漂亮，這是我的驕傲，也是你的光榮，沒什麼好怕的。」

蔣碧微仍舊担心的說：

「可是，我還是很怕！」

徐悲鴻放下自己的手，把頭挨得更近，學着她的語氣：

「可是，我還是認為這個辦法最好。」他的額頭，輕柔的頂住她的額頭：「好啦，快去準備，我也會幫忙。」

於是，兩小口匆匆去買了麵粉餡料回來，再向房東太太借用炊具，就一個切切剝剝，一個和麵趕皮的做起來。忙了大半天，徐悲鴻才突然想到，客人沒約好，才又急急的跑往樓上，當面邀請，午餐吃水餃。那幾個中國學生，久食東洋料理，既膩且厭，早就想換換口味，一聽有餃子可以解饞，個個都歡欣雀躍、滿口稱謝，一定準時到達。

到了日正當中，三位客人果然聯袂而來，新疆籍的楊姓學生，文質彬彬；江蘇籍的龔姓及孫姓學生，臉上一直掛着笑容。徐悲鴻正想為他們介紹蔣碧微，龔姓學生却搶先一鞠躬，禮貌的說：

「徐大嫂，我們早就該來拜訪的，只因平常功課太忙，今天來打擾了。」他說着，把隨身攜帶的一包禮品，遞給她：「這是我們送給兩位的新婚禮物，一點小意思。」

好像老朋友一樣，底細都摸得清清楚楚。兩小口聽了他的話，不禁感到意外，難為情的面面相覷，再看看他們，態度誠懇，不像調侃的樣子。徐悲鴻隨機應變，連忙陪笑說：

「我們是鄰居啦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」

寒暄過後，蔣碧微退去煮水餃，徐悲鴻繼續陪客人聊天，聽龔姓學生說明，這才曉得他們早已知道樓下的「秘密」。原來徐悲鴻住進來的當天，他們在樓上居高臨下，一目瞭然，後來聽房東太太說，新房客是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妻。他們日後發現，這對夫妻行動神祕，來往悄然，似有

好奇的對她指指點點。這種情形，偶然被徐悲鴻發現，他歡意的對蔣碧微說：

「我們來看書，他們來看妳，小鬼淘氣。這樣吧，以後妳在屋裏練字好了。」說完，個個傲的又去看他的書了。

無論旅行或家居，蔣碧微都非常喜歡臨帖習字，她的字，談不上功力，但運筆書寫，沉潛自如，可以暫時忘記塵凡的苦惱，得到一時的心裡平靜。徐悲鴻教她臨的是鄭文公碑。每天總要寫好幾張。

蔣碧微臨帖以外，徐悲鴻還教她讀帖。讀帖的重要，其實不亞於臨帖。照徐悲鴻的說法，每個字都有「字靈」，能切實表現書寫人的心性。讀帖如讀書，要配合個性而有所選擇。因為讀帖的時候，主要就是讀「字靈」，字靈把握住了，書寫自然流利，功力自然到家。若是選擇錯誤，寫出來的字，連自己都會感覺不對勁，那就更談不上運筆有神。

讀帖的方法，是心平氣和，逐字細看一筆一劃各得其所，長短粗細各有其妙，刀點彎撇各具其神。換句話說，把一個字的骨架（精神）先心領神會，臨帖效果必定事半功倍。至於粗顏細柳，都有精美，可以專取，也可以兼攝，或融會之後自創一格。這就要看個人所好了。

姊夫東來驚喜交集

一天，快近中午，她獨自在屋裏臨帖，寫得正專心；徐悲鴻匆匆從外面回來，老遠就聽到他喜悅的叫聲：

「碧微！貴賓來啦。」

蔣碧微開門一看，呆住了。她的姊夫緊跟在徐悲鴻後頭，出現眼前。待他們走得更近，一聲「姊夫」，兩眼含淚，她的心裏驚喜萬分，幾乎懷疑是在夢幻之中。

異國見到親人，那份喜悅與親切，筆墨難寫。蔣碧微急急把姊夫迎進屋裏，忘記出走的羞怯與惶恐，也忘記躲藏的凄苦與慌亂。她知道，姊夫承載了故鄉人們對她的諷言諷語，承載了父母被親友的指責，承載了雙親對她的焦慮與關心。她要仔細聽聽，世俗有多少愚蠢和幼稚？她要相當瞭解，社會有多少智慧與容忍？她要澈底明白，傳統是否包括無奈跟痛苦？她想得到答案，爸媽有幾份的諒解及寬恕？

她姊夫是很懂人情世故的人，剛從復旦大學畢業，就到日本留學，也住在東京。出國前受命乘程來看這一對新人。他先安慰蔣碧微說：「事情都已經過去了，家裏妳不必擔心，倒是妳自己要多保重……。」

他開始娓娓詳述，蔣碧微離家之後，在上海及宜興兩地引起的大風大浪。首當其衝是她的父母，飽受驚懼及擔憂，接着戲劇性的空棺處理，瞞過查家，後來查出她跟徐悲鴻東航日本，乃至最後在朱了洲那裏找到東京的地址。從頭到尾，她的父母一直被親戚譏評攻擊，沒有寧日。

本來已經感到愧悔的蔣碧微，聽過姊夫的敘述，肝腸如裂，心若刀割更加難過了。想想父母親為她所受的委曲，不禁熱淚盈眶，痛哭失聲。徐悲鴻的心裏，複雜的感受，一時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他陪着蔣碧微，輕輕的嘆息。

慈母手鐲千里關情

由於她姊夫起身告辭，蔣碧微才停止哭聲，含淚送客。可是，他臨出門，突然想起岳母託他交給蔣碧微的一個如意手鐲，慌忙從衣袋裏取出遞給她：

「媽媽說，這個可以避邪。妳帶在身上，就像媽媽在妳身邊！」

蔣碧微接過手鐲，感覺是母親溫暖的手，把她抱在懷裏呵護。她混身受到電擊一般，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天高海深，無極無限，誰能比擬？但是母親的溫暖及疼愛，却比天空還高，比海底還深。

入夜寒燈，風捲殘簾，更傳來孤鳥獨啼三五聲。蔣碧微望望熟睡的徐悲鴻，隱隱窗外的星月，不禁自憐自惱的無限感傷。漫漫長夜，愁難消磨，她蓬頭散髮，慵懶的舉筆，在紙上寫着：「又寫鄉思月正圓，幾多別恨問青天……。」

東京這裏有個姊夫在，經常可以見面，減少蔣碧微許多的鄉愁。心情也漸漸的開朗。她想來想去，家裏已經全盤清楚自己的行踪，不必再躲躲藏藏，何不寫信回家，向雙親大人請罪？心有此念，加上徐悲鴻的鼓勵，她終於提起勇氣，寫了離家以後的第一封家書。

出走後第一封家書

親愛的父母親大人膝下：

女兒知罪，悔愧交加。

千萬個請求，億萬個請求，伏祈 雙親息怒

，再祈開恩寬恕。

棠珍情屬悲鴻，苦無善策。明知圓缺由天，但是惟人自召。紅塵難破，癡緣滋生。所以歸向徐郎。

靜夜獨坐，細細想來，還是因為羨慕畫眉情深，白首偕老。

雙親大人恩愛恆深；吹簫引鳳，雙管和鳴；賦詩唱和，心志相投。神仙也會長嘆不如。假使我懂與查君成親，却無心相隨，豈止遺憾，亦必含恨終生。相信雙親大人，一定不願女兒過那種絕望痛苦的生活。

早年 雙親將我許配查君，想來也是千挑百選，苦心為女兒找的如意郎君，希望婚後美滿幸福。悲鴻出現之後，我們兩情相悅而不能自己。但與查家的婚約，又不能解除，這是世俗的枷鎖，也是悲劇的源頭。女兒私訂終身，掙脫困囿。也是情緣，也是命運。

我離家後，次晨即與悲鴻乘輪東來日本，現住東京。悲鴻一心研究繪畫，我則臨帖習字。人生幾十寒暑，我們自當好自為之。

惟一使我深心不安的，是女兒逃家以後，雙親宛受指責。我們遠走高飛，聽不見熱諷冷嘲，看不到交相譏罵，但是這些風浪，統統都衝向 父母親身上。女兒不孝，使你們蒙受這麼多的痛苦。

上週姊夫找到我們，告知 雙親大人所受多方責難；白眼連連，惡語不斷。女兒聽了，更加感到愧疚和憤恨。

親愛的 爸媽，女兒有太多太多的懺悔，有

太多太多的悲傷，只求 雙親饒恕，饒恕，饒恕……。

敬祝 雙親大人

玉安

不孝女棠珍拜上 八、十五、

朱了洲來函說「故事」

蔣碧微的家書寄出，懷念父母之情，更加深切。她担心父親一怒，從此斷絕來往；她怕母親受不了那些打擊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因此，始終以忐忑憂慮的心情，盼望綠衣使者帶來佳音。

此時，朱了洲的第一封信，從上海寄到。說前一陣子，他已告訴蔣老先生，他們在日本的地址。據說蔣碧微的姊夫即將到日本讀書，要來尋訪，不知到了沒有？他還寫了別後的種種「故事」，都與她姊夫說的一樣令人感嘆。他又特別描述自己扮演的角色，「演」的相當成功。

早先，徐悲鴻跟他密議要帶蔣碧微出國的事，點子都是朱了洲出的多，並且講好，需等徐悲鴻從日本寫信回去，才伴稱知道他們的行踪。徐悲鴻已寫過三封信，頭兩封故意不寫東京的地址，第三封才寫明，好讓他回信。這樣做的目的，是怕太早讓蔣家人知道藏匿的地方，盛怒未消，恐生枝節。只有信不寫寄件人住址，是要他向蔣家人轉達，小兩口平安無事。轉達的方式，最好是信封信紙一齊送達，讓蔣家人自己看，以表示朱了洲的「清白」，從一開始，便是演戲一場。

徐悲鴻跟蔣碧微，都很感激朱了洲的熱心幫助。只是當時，更希望收到的是她父母的來函。朱了洲這封信帶給他們的興奮，很快又被另一種

等待的着急所替代。

「不見鄉書傳雁足，惟看新月吐蛾眉。」

徐悲鴻沈迷在東京的書店，日夜都在看畫翻書，把蔣碧微一個人留在屋裏。蔣碧微等不到家書，心緒惡劣。斗室孤燈，常有「獨抱濃愁」的淒涼感。她藉寫字消遣，但不臨帖，寫來寫去，老是寫到王維的「贈遠」詩。那時刻，她真正體會到，盼望「家書」是什麼樣的一種難熬滋味。

寬宏胸懷偉大愛心

她左盼右盼，好不容易盼到了家書。她劇烈跳動的心，準備接受雙親的痛責。當她讀完家書，竟是「哽咽不能成聲。」

蔣碧微的雙親，信裏一句怪罪的話都沒有。滿紙細細的叮嚀，在異鄉應如何適應環境，珍重身體。滿心殷情的勸慰，和夫婿相處要從何處開始。信上，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……你自幼乖巧，從未獨出家門，此次驟然遠走，令人担心。親友雖然諸多不解，但有父母在，你儘管稍安勿憂。」

你若認為快樂，你就快樂下去，人生快樂就好。後悔徒生痛苦，為什麼要後悔呢？……」

雙親寬宏的胸懷，偉大的愛心，為她擔當了多少是非？承受了多少風浪？忍耐了多少責難？她在漫長人生途中，又將如何適應？如何抓住幸福呢？

蔣碧微仔細想來，為人子女，要懂得孝親報恩。那時遠適扶桑，無法隨侍在側，起碼應該做

到，少讓父母操心。

多方努力自我成長

她要學習堅強，不為鄉愁折磨。她要自我教育，練習抓住快樂。她要使理智與情感平衡，修養柔和的個性。她在多方面努力，尋求自我的成長。插花藝術，是蔣碧微就地要學的功課，時花敷染，綠葉幾片，修剪插配，就有妙趣。她知道日本的花道，聞名世界，住在日本，不去涉獵，相當可惜。在衆多花道派系中，她跟徐悲鴻再三斟酌，決定學正統的「池坊流」。

上課時，話聽不懂，全憑眼力，觀察強記。回來自己摹倣，加上徐悲鴻給她作畫佈景的技巧作參考，居然情趣非凡，大有收穫。

池坊流的插花原則，是以「真枝」、「副枝」、「體枝」三枝為基礎，奇數結構分向據守。「補枝」的高低疏密，一經配綴，花的神韻，就整體表現出來。

日本的插花，原是祭祀的飾品，貴族的玩物。明治維新以後，才流傳民間，大家相互臨摹研究，乃有今日。其實中國早在北宋時，插花已甚流行。明萬曆年間，進士袁中郎已著有「瓶史」專書，提倡花道。徐悲鴻經常在她修剪插插的時候，便細說此典故給她聽。

這個時期，小兩口沒有精神壓力，行動自由，生活非常愉快。

不久，蔣碧微又收到父親的信及一本書，要她研讀「荀子學說」。

他認為女兒初為人妻，學學調理俗物，是當務之急。如果能養成獨立人格與個別能力，對於住在外鄉，什麼都靠自己的他們，當然有所助益。荀子學說的重點，在闡釋人類的共同特

性，即有義、有辨與能羣。換句話說，人的天性，是講道義，辨別是非，過合羣的生活。中國如此，外國亦然。只是芸芸衆生，四方雜處。希望她好好領會，靈活應用。

想起父親，蔣碧微無限敬佩。他是國學大師，久任復旦大學教授。

她的父親蔣梅笙，十二歲時，就懂得抄存詩稿勤讀。宜興知縣萬省園，非常賞識，收他為徒，親自指導治學門徑及書家運筆方法。二十五歲時，初應科試，縣試和院試都得第一，後來，又從古文大家上元顧石公學習，進步神速，到了乙巳歲試，再考一等第一，從此文名大噪。

蔣梅笙沒有做過官。他與辦學校，講學著述，桃李萬千。他的夫人戴澄珠系出名門，是宜興畫溪里戴裕源老先生的千金。戴裕源當過廣東澄海、新會的知縣，是廉潔的能吏。戴澄珠嫁給蔣碧微的父親，纔十七歲。

蔣碧微的母親，小時沒讀過多少書。進了蔣門以後，受夫婿指點，她好學勤問，天份又高，沒有多久，也學會做詩。

在蔣碧微的心目裏，父親博學偉大，母親賢淑精明。是天下最讓她羨慕的一對。她的父親作詩，母親能即興唱和；她的父親善吹簫，她的母親也能吹簫和鳴，她的父親書法蒼勁有力，母親的字秀麗傳神……諸如此類，情趣盎然。蔣碧微每每在家書裏，都會自然流露對雙親「思慕逾恆」的讚美。

跟家裏通信次數多了，蔣碧微的心情，也漸漸有所改變。她對父母的懷念及愧疚不減，可是



民國二十五年蔣碧微（左二）偕長子徐伯陽（左）女兒徐麗麗（右二）與父親蔣梅笙老先生（右）合影。

每當她想起雙親，同時會從內心深處，興起親切的驕傲與羨慕。

日本江戶三百年來，畫壇的積習，與中國清末民初的畫壇差不多，都喜歡沿用古人技法和構圖。明治維新以後，才漸有轉變。西方的畫潮，開始影響日本。

徐悲鴻跟蔣碧微初到日本的幾個月，因為躲躲藏藏，沒有心情觀摹畫壇的活動，實際上他也識人不多，沒有機會參加。大部份時間，都在書店裏消磨。後來的幾個月，雖然不必躲藏，但也不想多跑，還是一天到晚逛書店。沒有想到，徐悲鴻喜歡逛書店，竟逛出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。

這件事情，先得看一下他對中國近三百年來

繪畫藝術的觀點，徐悲鴻說：

「宋元古法，已不免取用，但其意以抽象為鵠，根本不同。有時為用，且側重圖案方式，其工具雖不完備，但工力精深卓絕之藝人，亦藉此綽然逞其逸宕之思，本其抽象原則，取精華而遺粗糲，舉筆輒能扼要，物情既具，是謂得神，未嘗虞其不足者，以其靈爽存也。夫其道既遷就工具，而為抽象之圖，則必向造化中追尋，天翼有所弋獲。今惟縱其懶惰。日向古人陳跡討沾餘潤，案頭摹仿，不見一切。須知古人之自養，賴其吸入之真感，正如人之飲食所以養生也。若古人以真感而釀成之藝術，可摹而得之，是可據人之餘唾以為食也。此夢亘數百年且未醒，故真感者

，乃一切藝術之淵源也。圖案美術雖重陳規，但以其機理（或作家自為之體），變易各個物體之原有狀貌組織而已，使其人無真感，觀察膚淺，無從窺見造物之機理也。美術史家之論斷古今各時代作品演進與衰落，胥不能於真感覺得標準，蓋真感顯呈於作品上不能掩飾也……。」

他認真的研究態度，深入的瞭解，獨到的看法，如果沒有博覽羣書，是辦不到的。這些資料，他都到書店去找，看到喜歡的書和畫，不管價錢多貴，他都整套整批的買，明顯的看出他對藝術的狂愛。

回到上海近鄉情却

大量買畫的結果，也顯現了徐悲鴻個性上的弱點：那就是對金錢與生活的不善處理。

在東京，沒有收入，光靠帶出去的數千元，買畫畫便化掉三分之二的錢。蔣碧微算一算，坐吃山空，錢快用完，她告訴徐悲鴻，再這樣下去便要挨餓。徐悲鴻搔搔頭，問蔣碧微說：「妳看怎麼辦呢？」

實在無法再拖，也無計可施。唯一的辦法，便是回國。於是，當年十一月，他們帶着裝書畫的大小箱子，也帶着複雜的感情和矛盾，從東京回到上海。

近鄉情怯；蔣碧微想到六個月前逃家的情形，想到要面對衆多不易諒解的親友，想到對雙親的虧欠，想到即將真正對世俗展開挑戰……頓時，她感到心寒胆怯，不敢回家。

他們住在上海的一家旅館，憂急惶恐，百感交集，前途又是茫茫一片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簫聲

民國十五年徐悲鴻作